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5.05.029

# 微制作:传媒时代音乐生产的新方式<sup>①</sup>

文海良

(湖南科技大学 艺术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摘要:**所谓微制作,就是指利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通讯终端作为音乐生产工具,突破时空局限的音乐生产活动。根据音乐生产的技术方式,我们可以把整个音乐生产分为“手工制作式”、“机械复制式”和“数字虚拟式”等不同的生产方式,但微制作与它们不同,因为它实现了音乐创制空间的流动化、创作时间的即时化和创制与传播的同步化,因而微制作是一种新的音乐生产方式。微制作的出现,大大推动了音乐生产日常化的步伐。

**关键词:**微制作;音乐生产;生产方式

**中图分类号:**J63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5)05-0168-05

## Microfabrication: The New Method of Music Creation in the Media Era

WEN Hai-liang

(School of Arts,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01, China)

**Abstract:** Microfabrication refers to creating music at any time, any place and any environment by using mobile communication products, such as smartphone, panel computer, etc. We can divide the traditional music creation process into “handmade mode”, “mechanical copy”, “digital virtual mode”, etc., while microfabrication is different from that. It is a new mode of music creation. It realizes the mobility of the place of creation, the timeliness of creation and the synchronization of cre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hus, the appearance of microfabrication has accelerated the normalization of music creation.

**Key words:** microfabrication; music creation; the mode of production

媒介作为基本的艺术生产工具,它与艺术生产的关系是艺术生产论研究的应有之义。但自马克思提出“艺术生产”的理论命题以来,媒介与艺术生产的关系这一议题,实际上直到本雅明那里才得以真正展开。及至当代,由于媒介对艺术生产影响的日趋显著,它已然成为学界瞩目的热点话题之一。当前的研究,已经呈现出多向展开的趋势,有人坚持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立场,检讨文化工业标准化生产对大众意识形态的操控,也有人借鉴伯明翰学派式的文化研究范式,对此进行半社会学化的研究。当然,还有学者已经走进新的媒介艺术文本,对网络文学、短信文学、网络音乐和微电影等做出具体分析。上述研究使我们注意到,媒介技术条件的变化对艺术生产的影响,其物态化表现是新形态的媒介艺术文本的出现,而其机制性存在则是艺术生产方式的变化。

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媒介技术条件快速变化的时期,作为音乐研究者,我们注意到,在诸如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等新媒介产品不断涌现的今天,一种新的音乐生产方式——“微制作”——已经出现。本文拟从内涵界定、生产方式的历史比较,以及其与音乐生产日常化的关联等几个方面入手进行探讨,以求促进对这一新的音乐生产方式的认识。

① 收稿日期:2015-02-13

基金项目: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12YJCZH317)

作者简介:文海良(1975-),男,湖南攸县人,硕士,讲师,主要从事流行音乐理论研究。

## 1 音乐生产“微制作”的提出

2011年初,由原创乐队“大买卖乐团”创作的一首 City Music 风格歌曲《Play Go》迅速在全国各大媒体蹿红,就直观的听觉感受而言,《Play Go》这首歌并无多少标新立异之处,但它的问世却吸引了人们的眼球,因为该乐队并不是用传统的声学乐器来进行音乐的演奏,而是用苹果公司出品的平板电脑 iPad。

平板电脑怎么成了演奏音乐的乐器呢?因为,它上面安装了各式各样的用于音乐生产的应用软件。这些应用软件有一个统一的名字——“APP”,中文名为“应用”,它包含了各种各类在移动终端系统中使用的工具,从摄影到画图、从网页浏览到游戏等,音乐应用仅仅是其中的一个类别而已。根据使用平台的不同,App 现在主要分为苹果应用与安卓应用两大类。

音乐制作应用由苹果公司于2010年4月率先推出,到现在,覆盖苹果与安卓两大系统的音乐应用已达几百种。我们从国内著名的电脑音乐网站——Midifan 所登记的数据统计,截止到2014年11月16日,用于苹果 iOS 系统(包含 iPhone 和 iPad)的音乐应用多达372款,而用于安卓系统的音乐应用则数量稍少,为32款。

在这几百种的音乐制作应用中,包含了各种类型的制作工具,从制作平台到音源、再到效果器、甚至母带处理,几乎都涉及到了。比如制作平台的应用有苹果公司自己开发的 GarageBand、Steinberg 公司推出的 Cubasis 等。这些平台应用通常都是集 MIDI 音序器、音源、效果器、录音器等于一体,能够进行全流程的音乐生产制作。音源类的应用既有全新开发设计的新音源,也有用旗下成熟的音源产品移植过来的。移植过来的有诸如 Moog 公司出品的模拟合成器 Animoog for iPhone/iPad, IK Multimedia 公司推出的采样器 SampleTank for iOS, Cakewalk 公司开发的合成器 Z3TA + for iOS 等等;全新开发的有 N/A 公司开发的 FM 合成器 TF7、Crudebyte 公司开发的管弦乐音源 iSymphonic Orchestra For iPad 等;不管是合成器还是采样乐器、抑或是鼓机,各类音源应用几乎涵盖了制作中能用到的各种类型。效果器类的应用同样也是种类繁多,比如在吉他效果器方面就有 IK Multimedia 公司推出的 AmpliTube、PositiveGrid 公司开发的 BIAS 等高质量的效果应用;再比如混响,有 N/A 公司出品的 AD 480 Pro、GliderVerb、AltiSpace 等多款效果器。甚至在母带处理方面,有 PositiveGrid 公司开发的 Final Touch 等等。正是因为有了这一系列的电脑应用软件,人们才可以不再依赖从音源到音响等音乐创作工具实体,而仅仅通过掌中的一个小小平板电脑就能完成一首首音乐的创作。据此,我们可以说,音乐生产已经开启了一种新的方式——“微制作”。

“微制作”中的“微”一词,兼具副词、动词、名词、形容词等属性,按《汉语大词典》的解释,“微”当用作形容词时表示“小、细、少”的意思<sup>[1]1049</sup>,比如“微生物”“微量元素”等。“微”一词与当代文学艺术结缘,首先则是出现在文学创作上。在当代文学作品中,出现了“微型小说”的称谓,它是指比短篇小说更短的作品。而今天,“微”一词已经不再仅仅关涉艺术作品的篇幅长短,而是与诸多新媒介联系在一起,延伸出了更为丰富的含义。

简单说,所谓微制作,就是指利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通讯终端作为音乐生产工具,突破时空局限的音乐生产活动。如果说平板电脑、手机等移动通讯终端是微制作的物质载体的话,那么,数码虚拟的传播技术才是微制作的技术核心。或者说,数码虚拟实现了微制作生产者无所不能和无所不在的音乐调用。首先,音乐符号的数码虚拟,不仅使音乐生产者摆脱了对传统乐器和设备等实体的依赖,而且使他们实现了超技能的运用。因为经过数码虚拟转化之后,网络或电脑的音乐数据库里就具备了钢琴、吉他和鼓等各种音源信息,音乐创作者只需根据自己的“理念”,就能任意调用这些资源,因而超越了自身乐器技能的局限。其次,各类音源效果器只有以互联网技术和个性化硬件终端为基础,才能实现其创作与传播的便携性。不应忘记,像电脑网络的艺术生产一样,微制作仍然是数字虚拟艺术符号的创制与传播,这种创制与传播是以成熟的移动通讯技术为基础的。在我国现阶段,无论是3G、4G网络,抑或是日益普及的无线宽带 Wifi,其传输速率的大幅提升以及信号覆盖范围的越来越广,再加上平板、智能手机等移动终端设备的成熟,随时随地的音乐创制与传播变成现实,数字化、虚拟化的音乐生产进入到微制作的新阶段。

当然,目前通过微制作这种新型生产手段制作出来的音乐作品还不是很多,在生产实践中,它更多

的是进行音乐作品的前期生产,比如音乐构思、编曲、吉他演奏等。但我们可以畅想一下,随着软硬件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以微制作为主的音乐产品生产与基于云端传播(如基于APP应用的音乐销售<sup>①</sup>)的音乐销售相结合,必将会是今后音乐生产传播的主要方式。

## 2 作为音乐生产新方式的“微制作”

为什么说微制作是一种新的音乐生产方式呢?我们可以从音乐生产方式的发展历程来认识这一点。

“生产方式”(the mode of production)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命题。它有两方面的含义。(1)它指的是生产的技术方式,即生产资料与生产方式的结合。例如,马克思曾经说过,在劳动价值创造过程中,劳动者需要改变他的劳动资料或他的劳动方法,或同时改变这二者,才能提高劳动生产力。因此,“他的劳动条件,也就是他的生产方式”<sup>[2]350</sup>。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生产工具已经成为代表一个社会或时代的生产方式的决定性体现。(2)生产方式指涉历史时期的划分,即它是生产的社会形式,包括影响社会生产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马克思认为,“人们用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已有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这种生产方式不应当只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活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sup>[3]67</sup>。在这里,马克思强调的是社会生产方式的独立性,即生产方式是一种独立于个人活动的存在,这样我们就可以据此客观地划分出人类各个历史时期和重要社会形态。

厘清“生产方式”的内涵,是为了指明,我们主要是在第一种意义上,即生产的技术方式意义上来使用这一概念。但同时,我们也认为,可以依据生产工具的变化,划分出不同的生产时期。这就如同杜夫海纳所言,某种程度上,艺术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艺术生产技术的发展:“它(技术)提供新的手段,而这些手段提出一些目的,包括审美目的在内。技术的发展给艺术展开了新的天地,这不仅有助于艺术家的活动,因为他具有了新的表现手段,而且有助于观众的感觉,使观众发现新的天地。”<sup>[4]211</sup>在本文中,我们则主要是从音乐生产的制作和传播工具来尝试一种音乐生产的历史时期划分,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区分与对比中见出“微制作”的创新性。

相对于其它艺术生产类型而言,音乐生产的独特性在于它是对乐音的创制和传播。而声音就其自身而言,它一个特点就在于它即时产生,又瞬间消失,因此音乐被称为“时间的艺术”,这对音乐的制作和传播工具都提出了特定的要求。音乐生产工具就是从适应这一特点,到逐步突破这一特点带来的局限而发展起来的。而综合考虑音乐生产工具在音乐创制与传播上的作用,我们可以将音乐生产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音乐生产方式的手工制作阶段。虽然音乐产生的历史如同其它艺术种类一样古老,但以手工制作为主导性的音乐生产一直延续到近代(以留声机为代表的录音技术出现之前)。在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内,虽然乐器种类不断拓展,音乐理念不断更新,演奏形式千变万化,但它们创制和传播方式都是依靠乐器实体演奏,乐音在场传播,听众现场接受。换言之,音乐的产生与接受、生产与消费具有时间与空间上的共在性。手工制作的音乐生产方式,虽然确保了音乐生产的本真性,但从艺术生产论的角度看,它也有着突出的局限,特别是在音乐的接受与消费上,这种局限显而易见,这就是,它大大限制了音乐接受的方式和接受者的数量,即观众必须去现场聆听,同时,无论演奏的器械和演奏的物理环境(如剧场)效应多么好,能够听到的人数总是受到很大限制。从技术上突破这一点的,是留声机这样的录音技术的出现,由此,我们也可以说,音乐生产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这第二个阶段,用本雅明的话说是音乐生产进入了“机械复制时代”。当然,本雅明所谓的“机械复制”,主要是指以摄影为代表的图像复制,即空间艺术的复制。他认为机械复制时代相对之前的艺术生产而言,至少具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艺术本真性的消解,用他的话说即艺术“光晕”的衰竭,因为有无数的复制品出现让人真假莫辨;二是艺术价值的转变,即复制技术改善了艺术作品的流通与传播,因而

① 注:2013年,歌手曹方、孙燕姿、林俊杰等开始发行App音乐专辑。

艺术由膜拜价值转向了观赏价值<sup>[5]12-22</sup>。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音乐生产中。录音技术的出现使转瞬即逝的音乐同样变成了可复制的文本,因而音乐生产也具备了本雅明所言的上述特征。首先,由于有了录音的条件,音乐艺术作品的本真性也消失了,出现的是无数个与“本真”音乐演奏相似的复制文本。其次,随着无数复制文本的出现,音乐欣赏变得越来越容易,换言之,大规模的音乐商品消费出现了。因此,相应的,我们可以称这种音乐生产方式为机械复制式的音乐生产。音乐生产自此进入了工业化和商品化时代。

工业化给音乐的创制与传播都带来了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平衡。这表现在音乐的创制上,其生产方式仍然是以传统的手工操作模式为主,但在音乐传播上,却因传播媒介层出不穷的发展变革而使其进化到新的阶段。首先,声音录放设备的发展,改变了传统意义上人们接受音乐的方式。从留声机、电唱机、录音机到影碟机、计算机,音乐不再是瞬时性的传播,而且不再受时空的局限。其次,音乐载体的更新换代加剧了这种影响的不平衡。从唱片、磁带到CD、DVD再到MP3,音乐产品的最终形式经历了从模拟到数字、从实物到虚拟的发展之路。而随着数字声音虚拟技术的成熟,终于影响到了音乐生产的创制端,一种新的音乐生产方式出现了。

我们可以称这种音乐生产方式为“数字虚拟生产”。因为它与之前的生产方式不同,它实现了从创制到传播的全部虚拟化。在机械复制式的音乐生产中,基于棚室制作的创作生产再结合工业流水线作业的传播生产,这就构成了音乐商品生产的主要模式。但是,在数字虚拟的音乐生产中,却出现了不同“语言构型”。波斯特以摇滚乐的制作为例揭示了这种情况:“根本就不存在原始演出。取而代之的是每一位乐手先在不同的‘音轨’上录好音;有些时候乐手实际上是在不同城市演出,而有些音轨,尤其是打击乐声部,可能是从合成器上录下来的,根本就不存在‘演奏’。技师把互不相干的‘音轨’组合成一盘母带,这就成了‘原始带’。”<sup>[6]17-18</sup>数字虚拟式音乐生产与机械复制式音乐生产的一个重大区别,即在于已经没有了第一次由乐器实体演奏出的原作,存在的只是一个又一个拟仿(simulacrum)音乐信息的摹本,因而它从音乐创制到传播,全方位颠覆了手工制作阶段的音乐生产方式。

回顾音乐生产方式的发展历程,也自然建立起了一个比较的维度。必须承认,从历史延续性的角度来看,“微制作”仍属于“数字虚拟生产”,因为其技术基础基本一致。但是如果从技术对生产形式的影响来看,我们则完全有理由说,微制作站在了一个新的起跑线上。因为微制作不仅像其它数字虚拟生产那样摆脱了从手工制作模式延续而来的“原始演出”,而且使音乐创制从棚室走向户外,不但可以在地铁、公交车等移动交通工具中进行,也可以在候机厅、菜市场等喧闹不一的环境里进行,质言之,它超越了之前的数字虚拟生产,实现了音乐创制空间的流动化<sup>[7]</sup>。因而,只要你有了音乐灵感或者想法,就可以马上进行创作,这样也就实现了音乐创作时间的即时化。而只要你愿意,你也可以马上将创作好的作品通过你的移动终端发布,这样也就能实现创作与传播的同步化。所有这些,都在昭示微制作与之前所有的音乐生产方式的差异。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微制作是一种新的音乐生产方式。

必须强调的是,我们正处在微制作的初始阶段,微制作仍在发展之中,它对音乐生产影响必将越来越大,同时也必将开创更为广阔的音乐生产空间。

### 3 “微制作”与音乐生产的日常化

那么,这种“微制作”对音乐生产乃至我们的社会文化结构而言又意味着什么呢?由于微制作尚处在初始阶段,其影响正在逐步展开,其存在意义必然是多方面的。在此,我们特别想强调的一点是,微制作推动了音乐生产的日常化。

像其它艺术种类一样,音乐本来源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但是随着音乐生产对工具和演奏技艺等的要求越来越高,音乐逐渐变成了只有少数人才能完成的非常专业性的艺术实践,与之相应的是,音乐欣赏的要求也变得越来越高,越来越殿堂化。因而可以说在音乐生产中存在着一种非日常化的倾向。录音技术和现代电子媒介在传播环节改变了这一局面,使音乐变得更容易为大众所接受,逐渐向日常生活回归<sup>[8]</sup>。但这种改变并不是全方位的,在创制环节,它仍然不是普通人能企及的。而微制作的出现,却从音乐创制到传播都改变着这一局面,因而大大推动了音乐生产日常化的步伐。

首先,微制作使音乐生产成本进一步降低。在手工制作阶段,为了保证音乐品质,音乐生产从工具、人员到演出环境都有比较高的要求,这就实际上决定音乐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因而,一方面,尽管民间音乐生产的活跃状况不容忽视,但另一方面,却是大量的音乐生产者和音乐生产实践必须依附于统治性的社会阶层才能存在,直到计算机发明以前,音乐创作生产主要依赖传统手工操作的方式。而机械复制技术,降低的只是音乐接受的成本,音乐创作等方面的生产成本并未降低,某种程度上,工业化和商业化反而大大增加了部分生产环节的成本。但随着数字技术在音乐生产领域中应用的深入,数字化的变革波及到音乐创作工具的各种类型,不管是取代硬件音序器的软件、还是数字化的合成器/采样器/效果器、再或是虚拟插件化的音源效果器等,传统纯手工模式的生产方式逐渐被程控化、自动化的现代方式所取代,音乐生产效率在大幅提升的同时,也进一步降低了生产成本。微制作正是得益于此,它使得音乐创作不再被乐器、场地和其它工具条件所束缚,而只需通过对便携性的平板电脑等计算机工具的操作就能实现,这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普通社会成员可以凭借自身的音乐与计算机才能,依靠非常有限的资金投入就能实现音乐制作。在这一层面上,我们可以说“微制作”就是微小成本的音乐制作,是普通社会成员有经济实力从事的音乐生产。

其次,微制作促进了音乐生产者的非专业化。现代音乐生产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它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这不仅是指音乐演奏、表演上需要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员,而且包括音乐制作的其它环节,都离不开专业人士的操作。但是在微制作中,基本的音乐制作环节都可以通过音乐应用来完成。前面我们已经举出了一些有代表性的应用,它们共有的特点是体积小,售价便宜,易操控;体积小是相比较现今主流音乐生产工具而言,它们小的只有几兆,大一点也不过几百兆;售价上有的几块钱,高点的也不过几百元;易操控是针对移动终端的操作界面小且都为指控操作方式而言的;这就给更多的人提供了参与音乐生产的可能性,体积小就可以将应用装在手机、平板里,价格低可以使参与者没有任何经济压力,易操控可以快速上手。因此,音乐生产的准入门槛进一步降低,在音乐应用的支撑下,不管你是否专业出身都可以超越自身演奏技艺的局限,通过调用各种音源来完成多种乐器的演奏,进而完成从演奏到合成等多个方面的工作。这就使得音乐生产变成了越来越多人可以想、可以干的一种活动。

再次,微制作促进了音乐生产机制的非公司化。以往音乐生产的高成本和专业制作,都使音乐生产机制公司化成为一种必然(当然也可以通过事业化的方式来实现,但这显然与市场经济的生产体制不相符合,故此不论),因为只有公司才能从经济实力和人力资源上保障现代化的音乐生产。但微制作的出现部分地改变着这一局面,它使音乐生产方式随着网络、移动终端的普及发展进入到寻常百姓家中,更多的个体以及小团体都可参与到音乐生产实践中。“即便缺乏所谓的常规音乐知识,但仍可以参与音乐制作过程”<sup>[9]</sup><sup>174</sup>。它因为拓展出了音乐生产的个人领域而使音乐生产不再是唱片公司的专属行为。我们有理由相信,微制作昭示着在当今信息社会中,越来越多元化的音乐生产方式的出现。而这,必将促进大众对音乐生产的参与,促进人们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

#### 参考文献:

- [1] 罗竹风. 汉语大词典(第3卷)[M]. 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9.
- [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4] M·杜夫海纳. 美学与哲学[M]. 孙非,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 [5] 瓦尔特·本雅明.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M]. 王才勇,译. 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
- [6] 马克·波斯特. 信息方式[M]. 范静哗,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 [7] 王艺涵. 媒介技术的艺术想像:公共性与透明[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1):127-129.
- [8] 袁媛,吴跃跃. 中国当代大众音乐的审美特征探析[J]. 湖南社会科学,2014(5):17-19.
- [9] 安迪·班尼特. 流行音乐文化[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